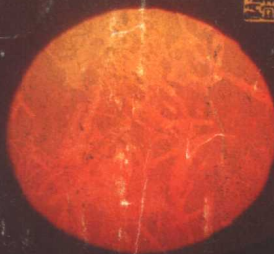




(香港) 梁凤仪著

香港最新畅销书

抱擁朝陽



55807



香港最新暢銷書

擁擁朝陽

(香港) 梁鳳儀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(香港) 勤十緣出版社联合出版

一九九六年·西安

责任编辑 陈华昌

封面设计 李乐诗

封面题字 何文汇

抱 拥 朝 阳

BAO YONG ZHAO YANG

梁凤仪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

安康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3插页 300千字

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605-302-6/I·257

定价：14.00元



梁凤仪与黄宜弘博士、香港著名导演、亦为电影公司老板黄百鸣先生合照

自序

写小说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。

对自己的写作要求越来越高。

这是因为读者们一直不断给予我的热诚支持，使我无法不竭心尽力以报答你们深情之万一。

《谁怜落日》这故事实在长，当不会少于三十三万字。

实在是花了比其他小说双倍的时间完成，再重看一遍时，竟发现有十万字不合我意，坚决重写。

有一位作家给我说过：

「作家是有遗产可领的，换言之，写了多本好看小说，偶然一本水准差了，读者还是会原谅，因为他们期望你会再写出以往的佳作来。于是仍会一本一本的买下去，直至到完全失望为止。」

这就是说偶然「失手」，还是有指望的。

我不敢向自己以及读者们保证，我永不「失手」，但在我清醒的头脑觉察之下，我不能明知不如己意，仍然为了要赚钱而匆匆出版。

我先要过自己一关。

无疑，在业务繁重、生活紧张的这种情势之下，要完成几十万字一本小说，对我已是沉重的劳累，但，这并不构成一个放松自己、降低要求的藉口。

根本上没有任何理由足以令我稍减对读者的认真与诚意。

故而，我延长了《谁怜落日》的出版时间，删去其中我不满意的十万字情节，再重写另外二十万字新桥段，成了三十多万字的一个完整故事。

有很多很多读者在「香港国际书展九二」见了我，都「埋怨」我很久没有新的长篇小说面世（他们的所谓很久是指三个月），更有两位读者冲口而出，说：

「风仪，你不再勤力，你开始躲懒了！」

弄得我啼笑皆非，悲喜交集。

读者的爱护，溢于言表，这是我感动感谢的。

实情是我比以前更勤力，三个月内为这本新小说写了的字数，相等于三本长篇小说，怎么还能算懒呢？

我明白，劳累是不能算分数的，辛苦也不能成为交代读者的理由。

我永远坚持要写出自己认为可以的作品，才敢向读者求售。

梁 风仪

《抱拥朝阳》在港初版时，分为上下两册，上册名《谁怜落日》，下册名《抱拥朝阳》。现合为一册出版。为了与该书影视作品名称一致，用《抱拥朝阳》书名。

故事的开始，是一条正在汪洋大海中航行的豪华邮轮。

这条邮轮比当年伊利莎白皇后号下海时，更名震江湖。

她的名字叫奥本海玛。

奥本海玛，其实是世界上直至今天为止，独一无二的重达二百五十三点七卡的完美无瑕黄晶钻石之名。

该宝石在一九六三年出土于南非，切割手工之美，冠绝全球，为珠宝领域内一项史无前例的奇迹。

黄晶钻石实是钻石中之极品，本身发放的黄金光彩，炫目迷人，跟一般钻石的色泽不纯，以致隐隐然见了淡黄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。

黄晶钻石的黄金光芒，是霸道的、磊落的、君临天下的，绝不含糊、绝不暧昧、绝不隐晦。

纯种的黄晶钻石，已是稀世奇珍。比同重量的钻石，来得更矜贵。

何况重量达二百多卡？

在一九五七年，希腊船王以二百万美元购下一颗一百二十八点二五卡拉的梨形巨钻，以其本名命名，叫「奥纳西斯」，轰动世界。

奥纳西斯声言，盼望有一日，将此巨钻送给他心仪爱恋的女人。

此言一出，立即掀起了巨富送赠稀世宝石予爱人的热潮。最为世称颂的有英国男星李察波顿，送给依莉莎白泰莱的重达六十二点四二的「情人眼泪」梨形巨钻，并将之改名为「泰莱波顿」。此外，还有纽约珠宝收藏家卡登耶勇夺三十五点二七卡拉的全美圆钻「摩洛哥之王」，传说也是送予他的夫人的。

这颗惊天地、泣鬼神似地降临人间的奥本海玛出土之后，于七〇年代，在举世知名的约翰尼斯堡钻石展览会上亮相，随即作公开拍卖。

这种稀世奇珍的所谓公开拍卖，其实只限于一小撮人，包括各国的艺术博物馆在内，可能买家也绝不超过二十个。

希腊另一位船王尼尔克斯也是热心竞投的一位巨子。

然而，所有人都落败。奥本海玛以一个天文数字被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大亨，买了下来，送给一位默默地与他相恋经年的爱人。

其时，跑国际新闻的传媒人士争相报道此事，并竭力彻查奥本海玛巨钻，究竟花落谁家。

拍卖行与展览会的主持人均守口如瓶。最终敌不过新闻界的热诚，买主只肯透露一个心声。他说：

「多谢各位爱护艺术品的朋友，奥本海玛现正宁静而安然地放在我挚爱的人手里，正如我们的爱情一样，不需要任何人的歌颂、赞叹，依然长存于世，发放着无瑕光洁的异彩，直至永远。」

新闻界并不以这段感人浪漫、惊世骇俗的宣言为满足，继续穷追猛打，嚷：

「最低限度告诉我们，如今奥本海玛的际遇如何？是

把她镶成后冠，抑或权杖，还是伴以无数珠宝玉石的颈鍊？」

他们终于得到了有关这颗巨钻的最后一个消息，买主说：

「我的爱人把奥本海玛作为纸镇，因为她目前正在撰写我们二人的爱情故事。」

又一阵难以镇压的狂潮，在出版界涌现。

谁拿到了这本书的出版权，肯定风行全球，名利双收，以致富可敌国。这当然是题外话了。

话说希腊船王一直对这颗完美无瑕，又代表着爱情无价的巨型极品钻石念念不忘，穷十年时光，追查下落，希望能以各种手段据为己有。

这十年间，世界各大富豪之间出现了一种怪现象。

惟其没有人知道奥本海玛究竟在谁人之手，而她，在世人心目中又是一种集崇高圣洁、富贵荣华于一身的表征，于是，国际富豪们都贪婪地希望世人会误以为他们就是那个买主。环绕在这起财阀大亨周围的女人呢，更以各式手段，积极地误导传媒，渲染故事，将她捧成将奥本海玛用为纸镇的女主人。

最笑话的莫如纽约州大西洋城的赌王艾维斯杜尔的情妇爱玛卡度，竟然雇用了不出名的一位小说家为自己撰写爱情故事，实行虚则实之、实则虚之，以欺世盗名。结果呢，故事未完工，艾维斯杜尔便跟爱玛闹翻，无人肯付故事撰写费用。且跟执笔的穷作家吵闹起来，终于一拍两散，各人公开这出闹剧，倒也平添大都会内的热闹气氛。

就为了奥本海玛下落不明，希腊船王老死，仍未能如愿。他的儿子继承父业后，便锐意造了一条吨位冠绝全球

的邮船，装修得皇宫宝殿似的，命名为奥本海玛，专做世界富豪的度假生意。

要成为奥本海玛豪华邮轮的客人，必须是世界各国的顶级富豪。因为坐这条船，畅游几天地中海，抑或阿拉斯加，所要花费的不只是昂贵的旅费。若只是那笔旅费呢，很多富豪都负担得起，那么，奥本海玛做的生意可能会更多，船期更密，但身分身价就不及如今的骄矜贵重了。

希腊少船王尼尔克斯二世有意在这条船上一显本领，在继承父业之后，立即在国际间闯出名堂来，故此，他志在邮船是否客似云来，却坚持要来者不「善」，非炙手可热的大亨，都不在他罗致之列。

如何介定旅客呢？总不成要人家坐一趟邮船，就得呈交个人资产估价报告，或公司每年年报这么笑话吧？推广功夫要做得含蓄而到家，才显手段与形格，否则，难以收到预期效果。

当然，尼尔克斯二世手下，谋臣如雨，一探悉了他的意向，立即给他献上良策。

每一次奥本海玛出洋，必然在船上举行一次珠宝大拍卖。拍卖举行的当晚，自是全船旅客集中在名贵的晚餐厅内，争相争夺高价珠宝，送赠身边的爱人或夫人，切实地模仿奥本海玛那浪漫感人兼且富贵逼人的故事。这才是邮船旅行的最高潮。

换言之，攞着踏上了这奥本海玛的财阀大亨，必须另外准备一笔巨额款项竞投当晚最出色的珠宝。购得最昂贵首饰的一对璧人，翌日立即成为世界新闻。邮轮的公关工作效率一流，必将有关消息大肆渲染，拍发传真至世界各大传媒。换言之，该富豪所花的钱，会获得超值的宣传作

用。

然而，事情必有正反两面。负面反应是被人知道乘搭奥本海玛，而不能在珠宝大拍卖中，为自己的女伴先拔头筹，就是输了一仗了。

当然，大拍卖中的货色相当多，除了最高价的至尊宝石外，还有其他可以送赠佳人以表浓情厚意的名贵首饰，能有资格买下来，也就不算失礼了。换言之，男宾一上船就得预备这笔巨额的使用，否则，面子就难交代了。

自奥本海玛号下海之后，世界富豪之间就流行一句笑话，互相探问道：

「有没有被身边的一位逼上贼船了？」

无疑，这句话正好代表了国际间的豪门皇族中的女士，全都跃跃欲试，极力鼓吹，甚或强要丈夫情人带她们乘搭奥本海玛号邮轮去威风一番。

几年下来，这艘深具金马玉堂、皇侯贵胄气派，且弥漫着浪漫销魂色彩，蕴藏曲折动人传奇故事的邮轮，已非常成功地树立了独一无二、笑傲江湖的崇高地位。尤其是世界上有志闯出头来的男男女女，都以奥本海玛为成功标志，暗地里鼓励自己道：

「总有一日，坐上奥本海玛邮轮去。」

在多年前的一个黄昏，夕阳斜照着平静的大西洋海面，在一片纯墨绿之上添上了无数道金光银影，彩色缤纷，令到刚扬帆出海的奥本海玛号邮轮乘客心神舒畅之外，还有着无限的兴奋。

今日以后的几天，将是一个非常愉快与华丽的途程，象征着各人的地位财富的雄厚与霸道。在每一位旅客的脸庞上都浮泛着要掩也掩不住的豪情壮志，逍遥得意。

只有两个人是例外。

是一对名为汉海防夫人与汉至谊的母女。

汉海防夫人年纪应该不大，大约是四十五岁上下吧！五官的精致玲珑，使人们更难以定夺她的年纪。如果她的容貌举止是一张凝照，肯定是相当美丽的。然，偏偏是那副脸容上的表情害事。

汉夫人非但愁眉不展，眉宇间浮泛着的一层霉气，使她原本雪白的肤颜，变成冷灰，令人望上去，心上起了很大的不忍与不安。汉夫人那双平日总是含情带笑的明亮眼睛，如今忍不住流露出困惑忧疑，教她显得异常憔悴。

多可惜，这么一位高贵的夫人，竟有这番耐人寻味，令人惋叹的表情。

为什么呢？

坐得上这艘奥本海玛号游船的人，还会有什么人生困扰？富与贵，加在一起，不是天下无敌吗？

回头再看汉海防夫人身旁的少女，二十多岁的花样年华，再平庸的面相，也有可观之处，何况汉至谊简直是丽质天生，美貌动人。

少女的肌肤晶莹嫩滑，象一张吹弹得破的雪白而微微薰上淡红色的薄粉纸。有一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气派。眉如弯月，目似流星，齿白唇红，一手一足，幼细矜贵，除了一身青春气息外，更因发育的得体，而使她添上诱人的健美形态。

汉至谊穿一条薄纱的全身白色裙子，腰间束起来，系着绿色缎带，益发似下凡的小仙女，清丽妩媚而成人间少女之极品。

她与母亲之间至大的分别不是年龄，而是整个人的气

氛。汉海防夫人的落寞忧伤，使她的高贵蒙尘，而成缺憾。汉至谊则相反，她脸容圣洁天真之外，竟隐隐然现出一股备战的坚忍气质，使她柔中带刚，非常吸引。

人们喜欢望向汉至谊的瞳眸深处探秘，但却不忍不愿回顾汉海防夫人，触及她那一脸悲痛得来不可不强忍的表情，心上会得象被人捣了一记。

汉氏母女俩站在邮船的甲板上，汉海防夫人把双手枕在船身的栏杆边，凝望着海水出神。至谊则跟她母亲相反，背倚栏杆，脸稍稍昂起来，望向长空。夕阳馀晖投映在她的身上，给这位漂亮而潇洒的少女绀上了一道金边。

这对母女无疑是船上出色的人物，很惹人注目。

大抵现在邮船周围，已有千百对眼睛，尤其是男性的眼睛，在盯着她们看个不亦乐乎。

别说是面海的汉海防夫人不知道有人在有意无意斜眼偷窥绝色佳丽，就是面对群众的汉至谊，心神亦另有所注。

「妈妈，夕阳好壮丽！」汉至谊说。

「纵是无限的好，又如何？已是黄昏。前头是一大段黑暗的时光。」汉海防夫人这么说。

「妈妈，别担心！」至谊回转身，把手搭在她母亲的肩膀上，说：「黑暗之后必有黎明。」

「那可能是千秋万世之后的事，与我何干？」

「妈妈，快别这样，既然决定还是要走这一趟，别把已付的旅费白白花费掉，就得立下决心，专心诚意地玩个痛快。易地伤心，跟不成这次行同样是至大的虚耗与浪费。」

「至谊，」夫人欲言又止：「人到中年感路遥，我已

没有了少女的豪情壮志；不会再如你！」

「不，好妈妈，你会压得住，你会捱得过，你会忍得到，我对你有信心。我们母女攜手奋斗，很快会重见天日，重掌乾坤。」

「守着清淡地过日子，那分能耐我有，然而，要振奋图强，未免对我奢求过甚了。」

汉至谊忽然紧握着她母亲的手，很诚恳地说：

「妈妈，我们是从哪里出生、长大的？经历过多少苦难才逃亡到香港，才挣扎到成为城内有数的富豪家族？昨日的艰辛经验与今日的苦痛落难，必是孕育更好明天的激素。妈妈，你应该有这个信心！」

汉海防夫人凝望着女儿一刻，甩开了她的手，把目光仍放到一望无际的海面上去。

她，半句话都接不上，心内无限的伤感，凝聚成一股难以吞下肚里去的齷齪气，从胸臆之间直往上湧，堵住了喉咙。

汉家出身的日子，怎么可能忘记？

汉海防与妻子阮贞淑同是祖上已移居于越南的华裔侨民。汉海防根本不姓汉，原名应是郑明，郑家在越南是著名的米商，家资相当。郑明是父亲郑顺的独子，因此，很年轻就娶妻，娶的是另一家越南豪门阮家的千金阮贞淑。

当然，郑明与阮贞淑成婚时，家境因着政变早已一落千丈。然，郎才女貌，年轻的恩爱夫妻总是能以感情上的丰富收益，力敌生活上的困难，故而，小夫妻在心境开朗的情况之下，孕育了一儿一女。

汉至谊五岁多时，汉至诚才刚出生。越南的政局是越来越糟糕了。最简单一句话，非但穷，且男丁要当兵。过

了十七岁的男孩都要被征入伍，先当两年地方巡察，也不过是担当街坊防卫的一份工作，没有甚么大危险。直至十九岁，要正式入伍，两三年就可以用各种理由申请退役，更可以把一笔可观的数目塞到政府掌事人手上，而还以自由之身。

可是，局势一紧，越战如火如荼，强拉民夫已是司空见惯之惨事，还怎么可能希求免役。因此，郑顺拚了一条老命，尽倾所有，把辛辛苦苦收藏的金条拿出来，走尽门路，安排儿媳及孙儿投奔自由。

阮贞淑记得很清楚，家翁郑顺临行前，把一小袋黄金及钻石交到她手里时说：

「大嫂，要你动手，让至诚忍住一阵子，好歹要百分之一百安全才成。到得了香港，虽说有旧时的商场朋友照应你们，但是，身边没有个现钱，单靠人家帮忙是不成的！」

阮贞淑满眼含泪，点头答允。

郑顺的意思是要阮贞淑把黄金钻石塞到小男孙汉至诚的小屁股内，唯有那样，才能确保安全。逃亡路上，风险至多至大，难民身边所有往往被专发走难财的匪徒洗劫净尽，终而弄至身无长物，苦上加苦。

当阮贞淑脱下儿子的裤子，露出光秃秃的小屁股时，汉至诚哭声震天，吓得汉至谊抱着母亲的腿，也放声啣哭起来。

老人家固然爱孙心切，舍不得小婴儿受一点点苦，加上离情别绪，更是老泪纵横。郑明夫妇目睹父悲儿啼，顿感前路茫茫，伤心欲绝，无言以对。

送郑明一家逃出越南的是一艘货船，一班付得起偷渡

费用的难民，被安置在船舱的底层。

这底层其实是运载牲口的地方，一批牛只塞在舱底，人还要蹲到畜牲脚下的木板之上，那种齁齁与难堪，真非笔墨所能形容。

专营偷运难民出境的船员，在船舱底层，再分隔成两层，中间放置木条，输出越南的牲口，占用上层，偷渡客则屈居其下。由于最底加设的一层高度有限，人只能蹲着，或盘膝坐下。一连几天，差不多无法转换姿势，手足血脉不通，象变得瘫痪似的。这已是极难忍受的一种酷刑，还加上舱底空气不流通，猪牛的体臭以及牠们排洩的粪便，都透过那薄木板之间的缝隙传送到逃难人的鼻孔去，简直薰人欲呕，惨无人道。

阮贞淑盘膝抱着至诚，尽量使儿子舒服地躺在怀中，自己却辛苦得宁愿速死，了却残生与责任。

至谊伏在父亲的膝上，两父女都默不作声，跟舱底的其他人一样，大抵整个人已被环境的恶劣，压迫至陷入昏迷状态了。

偷渡的旅程上，难民们还曾吓得心胆俱裂，只为货船被沿海巡逻的警卫队截停，作例行检查，那一双双走起来会格格发响的皮靴，在猪只牛只旁巡来巡去，活象丧钟，一声声地敲，震碎了每一个蹲坐在木板下层的逃难者的心。因为只要一被发现，下场之惨厉就是千百万倍甚于他们曾受的苦楚。那一刻，所有难民的心愿，只有两个，若不能逃出生天，就只望巡警一枪将他们就地正法，把尸身抛到大海内，死后也能舒畅地洗涤一下身上的戾气与脏气。

若非身历其境，无人可以有法子联想得到在漫天战火